



● 人生三昧 ●

系列

生命 的約束

建萍

建人民出版社

SHENG MING DE YUE SHU

· 人生三昧 · 系列

生命的约束

张 建 萍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年·福州

生命的约束

张 建 萍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5印张 4插页 83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11—01537—3

I·10

定价: 2.15元

编者的话

大千世界，万般人生。自古以来，无数的睿者哲人都苦苦思索和寻找人生的内蕴与真谛，他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和见解。但由于把握世界的角度各异，人生的感受和 Experience 不同，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对人生的真谛都不能达到本质和真实的把握，于是，面对人生的串串难解之谜，产生了种种难以言表的困惑。

每个珍视生命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无可重复的；于是，每个真诚地面对生活的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套《人生三昧》系列书，集纳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人生的感受、思索、体验和理解，我们不敢企望这套书能够给读者解除人生困惑以立竿见影的现成答案，我们只是祝愿你们——亲爱的读者，在同作者一道品味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去填充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神秘

的思想的音符原本就驻留在你们心的深处。

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哭，便是为人生之旅壮行的歌，从此我们便不再回头。我们不断地跨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门槛，我们的生命在不同季节开放着不同色彩、不同力度的花。无论是含笑还是含泪的日子，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荡漾着真诚追求的梦，都留下我们深浅不一的人生履痕。所以，只要你有表达自己心灵情感的冲动，而且愿意，你都可以用自己的笔真实地拾掇起积淀于脑海中的那些玲珑剔透的思想珠子，录下你或美丽或忧伤的人生体验。

本系列已出版的第一辑中，反映了三位先生的人生感受。林云青先生以长者的睿智，在《生命的写意》中阐发了对生命意义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思考；人到中年的陈章汉先生通过《人生的履痕》审视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坎坷之旅；林公翔先生以青年人特有的真诚、敏感，借《青春的私语》向同龄人袒露了自己的心迹。这一辑是“女性专辑”。三位女作者以她们的细腻、慧智和真诚，谈人生、道命运、诉心曲，清新流畅，潇洒恣肆，愿读者掩卷之后能感受到另一半世界的别一番情怀。

序

我处世为人本也极想认真复加认真，严谨复加严谨，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所有相识的人都说我过于散淡。当然也不乏有人说我太耗了自己。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我曾经都很介意，都试图改变，但收效甚微。

年事渐长，我开始深知自己的劣根所在。套句老话：人生已成定局，要想改头换面绝不可能。因而，我一直由着自己草草行事，率性处世，别人接纳我是快乐，别人不接纳是无奈。

人，难免孤独，难免烦恼。孤独的时候希望有个伴，烦恼的时候期待有个解。有的人习惯到同类的男女中找伴找解，有的人则习惯到大自然中去放松。我既然是个散淡的人，也就注定没有什么习惯模式。对于一切，我只会对自己说：随它去吧。

我与生俱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与不

安。我不想把这些写在脸上，因此我只能要求自己尽量放松，尽量随便，尽量坦然。我至今不认为这是一种消极。这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当然，人生也有飞扬的时候，但那毕竟是瞬间的美丽，瞬间的兴奋。人，更多面临的则是平和与安稳，乃至庸庸碌碌的无为。我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略能感受到何谓永远。

不少人渴望永生，希求永远，崇拜永恒。在我都是诗都不是诱惑。我深知，再轰轰烈烈，再五彩缤纷，再有声有色生存的人，尤其是女人，到头来都忍受不了每天钥匙插进锁孔，屋里灯总是黑的局面。我不例外。

常见周围的人抱恨：活到不想多说话，一切话都是多余的。我知道，接下去便是长篇累牍的肺腑之言。人终究是要说话的，既感动自己又感动别人。

我想说话但怕说话，尤其是经过了多年的散淡，面对无数陌生的目光。我就想要一个安安静静的角落，一盏台灯一支笔。我把写作理解为一种自言自语的过程。

把心迹诉说给自己听，是一种需要。

把这种需要送给大家，是一种奉献。
这番自言自语，权且作序。

张建萍

1990. 8. 29于乌山

目 录

- | | |
|--------|--------|
| 〔 1 〕 | 序 |
| 〔 1 〕 | 生命的约束 |
| 〔 7 〕 | 爱我的人 |
| 〔 19 〕 | 我的太阳 |
| 〔 27 〕 | 灰野之山 |
| 〔 33 〕 | 兄弟姐妹 |
| 〔 44 〕 | 理想的女性 |
| 〔 52 〕 | 也谈女人 |
| 〔 59 〕 | 女孩子的花季 |
| 〔 63 〕 | 梦幻世界 |
| 〔 67 〕 | 黑发如梦 |
| 〔 71 〕 | 最喜小儿无赖 |
| 〔 76 〕 | 求学记 |
| 〔 84 〕 | 西北风 |

- [89] 苍茫岁月
[91] 人心如海
[94] 圣诞卡
[98] 城市风景
- [101] 北方·夕阳
[108] 乡愁
[111] 短歌
[115] 雨中
[122] 神谕
[126] 承诺
[129] 月光
[135] 哨声
- [139] 萍水相逢
[146] 我的朋友L
[167] 眉舒
[173] 蓝帽子
[179] 棒客
[184] 夏之忆

生命的约束

初夏的一天晚上。在乌山上。

我轻轻关上房门打开台灯。每一个晚上我几乎都是这么过的：随意地看看书，翻翻资料或者懒懒地靠在椅子上，脑海里一片空白。

一个人的时候，我活得很单调。当然，我已经习惯单调。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我不反对。有了它们，城市才延长了生命。不过，我不会置身在那种令我不舒服的场所。我习惯心明神静。习惯合掌为朴素的礼敬似的宁静。

我不骚扰别人，别人也别骚扰我。这是我的处世哲学。

台灯亮了一会儿，一些白蚂蚁从门缝、窗隙间飞进屋子。在我身边和头顶乱扑。我一阵心烦。连忙关上灯，打开房门。我希望它们能去寻找更光明的去处。希望它们放过我。

我心里很乱，因为我从来就害怕这类小不

丁点的、称不上东西的东西，尤其是各式蚂蚁，还有老鼠。我讨厌一切暧昧的令人防不胜防的东西。

十分钟的等待。我生命的十分钟完全被侥幸之心占满。我很清楚，就凭我的能力要驱逐它们也是办不到的。

当我重新打开灯，我发现数以万计的白蚂蚁正在我的房内盘旋、舞蹈。四面墙上趴满了掉了翅膀的白蚁，成双成队搭在一块在慢慢蠕动。而且就在一刹那间，无数的虫子爬上了我的大腿、胸部，粘糊糊地行进。我的躯体，成了昆虫的大地、母亲，成了他们交配的场所。

多么令人恶心的场面。多么卑鄙的袭击。我以为全世界的白蚂蚁都在向我进攻。我束手无策，浑身颤栗。我内心里轰地一响，什么东西慢慢地坍塌、崩溃。我想，我是绝望到了极限。那一瞬间，我有说不出的厌恶，我厌恶生命。我厌恶自己。

人是多么可怜、多么渺小的东西，面对这些可恶的虫类居然无可奈何，居然只能祈求冥冥之神的帮助。

我孤独无依地奔出了屋子，我愿意放弃我

的世界。我真想从山顶纵身往下跳。做一次美丽的飞翔，总比与白蚂蚁争夺空间来得磊落、潇洒。

当然，我不能。

可我不知道，今儿个晚上我该在那里睡觉。我也不知道，明天、后天、以至后天的后天，白蚂蚁是否还会成群结队、倾巢而出地吞噬我、戏弄我。

如果，我为此而报警，为此而请求援救，我将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怜的人。

可难道我不是吗？我可怜到连去向谁请求援助都弄不清楚。

许多人往往误解我，都认为我是个性很强、很能独挡一面、很威风凛凛的女人。事实上，我是一个懦弱的、无能的、懒散的人。人们被我外在的表现所迷惑，用一个老朋友的话来解释：我是一个灵魂穿外衣的人。

有谁，能不在灵魂上披件外衣？有谁，会让灵魂赤裸裸地、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

没有。绝对没有。因为生命中受约束的东西太多、太多。

诗人说，受约束的是心情，不受约束的是

生命。其实不然，一切都是受约束的。就连我们生存的地球，还受大气层的约束。

海洋无边，有岸的约束；火山喷发，有口的约束；花卉美丽，有季节的约束；道路笔直，有悬崖的约束；生命动人，有死的约束；死亡可怕，有时间的约束……

这个世界绝对没有什么真正彻底的领域。因而，也就没有极端觉悟的人物。既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约束，也就注定不能那么轻巧地大澈大悟。

当然，倘若人的一生不是处在不朽的渴望之中，情况也许是另一种样子。

我深知，人类不可能真正做到无忧无虑，因为人生原本有需有求。人类不可能真正成为大勇大智，因为人生原本有顾有忌。人类不可能真正形成安居乐业，因为人生原本无着无落。

很多事，年少时不能领会，不去琢磨，遇到了能避就避开，不能避时才会去细想。但年少时的狂热，任由什么都扑不灭。唯有时间能与人的热情抗衡。唯有时间能把一个青春美貌的狂热少年蜕变成一个颓丧的老头。唯有时间能把一个单纯自然的人演变得复杂混乱。

人与人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生命有如花朵，开得姹紫嫣红、争芳夺艳，结局都是一样，无一能逃避死亡的约束。

哲学家说，上智是人类悲剧的起源。遗憾的是我非上智却又崇尚上智。否则，我可以是个安安稳稳的家庭主妇，保养得白白胖胖。我可以坐在窗前为孩子们缝一只挂破的小书包，也可以在厨房里快乐地对付锅碗瓢盆。当我溜完大街逛完夜市、大包小包拎回来时有人为我开门，有人先去掏钥匙。我可以……我的确可以有无数既平凡又庸俗的行为和要求。

我不在乎别人如何嘲笑和谴责我，也不在乎别人如何理解和对待我。

我想为自己而活着，可是不能。我想好好爱自己，也不知如何是爱。

因此，在面对一屋子蝗灾般铺天盖地而来的白蚂蚁，我会神思恍惚，精神沮丧。会想跳下山崖或抱住一棵大树哭泣。

我弄不清楚生命是什么，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要的又是什么？

一片混乱与一群白蚂蚁在初夏的夜晚彻底把我打倒。我承认自己可笑与渺小。

057772

当然，我知道，明天，天一亮，太阳一升起，同事们一照面，我又会面带微笑与他们打招呼。我又会信心十足地忙来忙去，让人觉得我精力充沛。这不是人生的虚伪，而是人生受的约束所致。

正因为有了种种的约束，才产生出种种的富丽。

生命的富丽在于对世界种种失望之后的更深的爱慕与眷念。其中包括对春天怯生生的新绿的惊喜，对夏天火爆爆的骄阳的躲闪，对秋天湿漉漉泥泞的抱怨，对冬天亮晶晶雪花的赞叹。

再强烈的情感终究是会淡化，何况乎一群白蚂蚁骚扰后的慌乱。因为，慌乱也将受到约束。

爱我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狭窄的概念。

爱我的人固然有，但为数不多。可以说寥若晨星。清晨的星空爽爽朗朗，给人轻松的印象。倘若爱你的人越多，你便会发现负担越重。

我很清楚，自己生来就注定不是一个对人类有特殊贡献的人。也不是一个对社会有明显价值的人。我存在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本身。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女子。因而，爱我的人不外乎是给予我生命，以及辅助我生长的人。

唯有这些人能令我心安理得地去爱和被爱。也唯有这些人能令我平心静气地去想和被想。

我必须非常女人气地承认，我爱父母，爱家，爱我的亲朋好友。爱一切可以爱的人。

我的父母，我的家，对于我永远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一块精密的吸盘。无论我走到哪